

杨俊：黄梅一梦四十年

■ 口述：杨俊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■ 记录：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

· 人物简介 ·

杨俊，国家一级演员，黄梅戏表演艺术家。湖北省演艺集团艺术总监、湖北省文联副主席、湖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黄梅戏传承人，被誉为黄梅戏“五朵金花”之一。代表作有黄梅戏电影《孟姜女》《血泪恩仇录》，黄梅戏电视剧《貂蝉》，黄梅戏舞台剧《娃娃要过河》《不了情》《双下山》等。曾获全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、中国戏剧梅花奖、“文华表演奖”等。

黄梅戏“生”在湖北，“长”在安徽。

我生在安徽，长在湖北。

黄梅戏与我有着一生解不开的缘分，我对黄梅戏就有了一生的痴恋。

一波三折，重燃黄梅戏的希望

12岁那年，我考上了安徽省艺术学校，学习黄梅戏表演。

记得父亲把我送到学校门口时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我送你只能送到这里了，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。”父亲那期待的眼神一直敲打着我的心。尽管过去这么多年，但只要想起这一幕，无形中就给了我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。

我从小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中长大，都说穷孩子当家早，我就属于这类早当家的孩子，比较懂事独立。当初选择上艺校，就是为了可以减轻家中的负担。起初我并不懂黄梅戏是什么，在学习期间，受到老师的用心指导，加上自己勤奋练功，在学校里就演绎了不少角色。最后，我以全班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，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。

毕业那一年，我17岁，正是对人生充满向往的年龄。然而现实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，我苦于自己一直演不到适合的角色，在舞台上演的总是配角，基本上都是几句简单的台词。这与我内心的追求相差甚远，有一种受挫的感觉，就在我感到迷茫时，尝试了去拍电影。

那是在香港的一次演出，我在《女驸马》中扮演丫鬟小春红，被香港李翰祥导演看中，当时他正在拍《垂帘听政》这部电影，让我扮演丽妃。试镜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我处于喝凉水都会胖的阶段，圆嘟嘟的脸出现在宽荧幕上时，李翰祥导演对我扮演的人物产生了疑问，感觉与舞台上的我判若两人，后来我就没有演上丽妃这个角色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打击。那时大家都知道我去拍电影了，但现实是因为自己的脸型胖而错过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现在回头来看，如果说当时演上了丽妃这个角色，也有可能我后来成为一名电影演员，但是现实却没有这样，所以说命运没有让我远离黄梅戏。



在我遭受打击后，遇到《西游记》导演杨洁老师，是她给了我艺术生涯的第二次生命，让我重新找回自己。她让我在电视剧《西游记》《三打白骨精》这集中饰演了村姑，尽管是一个很小的角色，但也很考验一个演员的功力，不仅要演出妖怪的狡猾，还要把妖怪变成村姑的软弱也要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在《西游记》这部电视剧里，我塑造了村姑这个角色，重新点燃了自己对表演的欲望，也为我后来拍黄梅戏电影《孟姜女》打下了基础。

每一次转身，黄梅戏更走进我的生命

《孟姜女》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之一，1986年，我主演了第一部黄梅戏电影《孟姜女》。

作为一名黄梅戏演员，我想，不仅要会唱，还要会演，用演与唱来塑造人物，表达作品的情感，把握人物每一个细节的变化，来打动人心。

在拍摄《孟姜女》黄梅戏电影中，我倾尽所有的精力，在老师的帮助指导下，首先完成了所有唱的工作，然后就是揣摩人物的每一个动作与变化，去理解感受角色的内心情感，与角色共鸣。可以说，黄梅戏电影《孟姜女》上映后，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，我的名字渐渐在祖国大江南北被熟悉，也迎来我艺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。

1989年，湖北省委正式提出“把黄梅戏请回娘家”文化战略。我就从安徽合肥来到了湖北黄冈，做了湖北黄梅戏“垦荒人”，从无到有成立了湖北省黄梅戏剧团。

也许有人会奇怪，我在安徽发展得挺好，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合肥。

回头看，与其说是有一个远方在召唤我，倒不如说那个远方就是我对黄梅戏的追求。

到了黄冈，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一切都是



受访者提供

从零开始。从一开始的招兵买马，到后来填补湖北省黄梅戏剧团很多空白，这一路走来，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，靠什么去战胜呢？那就是一颗热爱黄梅戏的心。因为热爱，所以坚守。我在黄冈黄梅戏剧院待了19年零六个月，那段时光是我艺术生涯中乘风破浪的时光。

1996年，我重新回到安徽参加“中国第二届黄梅戏艺术节”，凭借古装戏《双下山》获得了优秀剧目第一名和个人表演金奖。之后，又凭借一今一古、一悲一喜两部戏《不了情》和《双下山》，个人也迎来高光时刻，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和“文华表演奖”。

在常人看来，已是功成名就的我，在黄冈也有一席之地，不理解我为何要离开黄冈，奔赴武汉。其实我离开黄冈，心里很纠结很难过。我记得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痛哭了一场，那一颗颗眼泪有着说不清对黄冈的眷恋，也有着对黄梅戏艺术更高的追求与向往。

在当代艺术多元的背景下，尤其湖北黄梅戏需要找到更大的平台发展，为了更好地推广与传承黄梅戏，总觉得有一种使命推着我要再次走向远方，于是就离开了黄冈。

其实每一次转身离开，都是一次零的开始，正是每一次零的开始，让我一直在黄梅戏艺术路上勇攀艺术的高峰。

七年磨一剑，打造鄂西派黄梅戏

今年5月，《戏码头》特别献映我从艺四十周年系列展演，其中就有我和我的团队一起演绎的原创黄梅戏《娃娃要过河》，这是我到了武汉后，历时7年精心创作的一部具有鄂西派的黄梅戏。

“望穿秋水二十年，阿朵无怨无悔……”《娃娃要过河》讲述的是客家青年船夫阿龙和土家族姑娘阿朵的爱情故事，全剧以黄梅戏和土家歌舞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呈现，独特的民族风味，温婉的黄梅声腔，恢宏的舞台呈现，给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。

有人说我俊美秀丽的扮相，细润舒柔的声线，演活了年龄跨度近30年的角色。剧中的阿朵18岁，我首演阿朵的时候已经是近50岁的人。其实在演这个角色时，阿朵痛苦与挣扎的时候，似乎和我多年来在追寻黄梅戏路上的坎坷、坚守一样，那个勇敢纯真的阿朵和我仿佛是一体的。回想艺术生涯的40年里，尝不尽的甘苦，道不完的故事，似乎自己早已融于了阿朵这个角色。

做成是一个事，做好是一个层次。这是我多年来从艺的理念。因长期练功，不小心受伤导致了膝盖积水。为了让自己演绎好每一个角色，在舞台上绽放艺术的美丽，我都会克服自己身体的不适。每次演出完后，我80多岁的老妈妈用很热的毛巾敷着我的膝盖，有时候腿肿得像馒头一样，就用烧好的火针治疗。静下心来想，没有伤痛，没有泪水，哪有欢笑呢？黄梅戏早已是我身上的血和肉，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黄梅戏要创新，别具特色的剧本很重要。之前想过创新《天仙配》，但这早已是经典剧目，要想超越是很难。从湖北民歌《龙船调》开始，对于这样的创新，我开始心里是没有底的，用黄梅戏的方式重新深度解读湖北民歌《龙船调》，把湖北特色的土家族文化与黄梅戏相融合，无论是从戏曲语言，还是音乐舞蹈，以及人物塑造上，都要有不同程度的挑战。那么民族特色与黄梅戏的风格，两者之间能不能融合在一起，相得益彰呢？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尝试。

2010年末，我和我的团队就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中。可以说那些日子，躺着睡觉、做梦都是想着如何把黄梅戏的韵味和土家族风情巧妙融合在一起，心有所念，必有回响。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原创大戏首演就得到业界人士的肯定。

业界专家称《娃娃要过河》是湖北黄梅戏里程碑式的剧目，并说我用艺术创作证明了“越是民族的，越是世界的”。

一位网名叫宁宁的观众说，人生总会有两位女性，一位温暖着我们的岁月，一位惊抱着我们的时光，温暖岁月的肯定是我们的母亲，

而惊艳岁月的那位，就是杨俊。

……

面对来自业界人士和观众的喜爱和肯定，我内心感动不已，但同时回顾这些年走过的路，难免心生感慨：我是一位平凡的戏曲人，我只会唱戏，历经挫折与打击，一次次转身离开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，曾经有过的荣誉和辉煌都属于过去，观众没有忘记我，我站在舞台上，就要用好的作品回馈我的戏迷们。

从艺四十周年系列展演，这对我的艺术生涯来说不是结束，而是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，扬帆再出发。

培育下一代，让黄梅戏的美更有生命力

回首一路走来的岁月，有过人生的高光时刻，也有过人生的遗憾。

我这一辈子没有机会做母亲，我把所有的精力投入了黄梅戏事业中。

记得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时候，我发言时，向在座的姐妹们说，我的人生是有缺憾的，我希望在座的年轻女性朋友好好把握人生每一阶段，每个人生阶段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
错过了当母亲的机会，想来是一件很伤痛的事情，但我始终相信，时间会拿走一些什么，但也会给予一些什么，是黄梅戏给我带来了158个孩子。我个人没有孩子，但是黄梅戏的传承人有很多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。

2016年，在我担任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院长期间，学院招收了学习楚剧、汉剧、黄梅158个孩子，他们都是从自全省各地基层和农村学校考入的，通过在校7年的系统学习，用扎实的戏曲之工，为湖北戏曲可持续发展，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今年3月，准备公演的黄梅戏《舞衣裳》，因为疫情被推迟了，这是我和剧院的学生们一起演绎的作品，《舞衣裳》主要讲述唐朝元载从一介寒士到官拜相国，后因贪腐无度导致人生覆灭，其妻王媚秀在丈夫处于不同阶段戏剧性的内心变化的故事，表达了人的欲望追求和处世智慧之间的哲学思想。

做人要有人品，从艺要有艺德，这样才能走出自己精彩的艺术人生。这些年，我把自己的从艺心得分享给孩子们，和他们一起探讨黄梅戏艺术的魅力。看着孩子们一点点地成长，在各大戏曲比赛中获奖，在央视春晚等各大舞台上亮相，我的内心感到很欣慰。

2017年，黄梅戏青年演员程丞荣获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，并两次上了央视春晚。2019、2021年，我院在校定向班学员（汉剧、楚剧、黄梅戏）三个剧种学生分别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表演二等奖、团体二等奖荣誉。

如今，我作为湖北演艺集团艺术总监，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黄梅戏传承人，肩负楚剧、汉剧、黄梅戏多剧种传承和智慧 and 植物带给人类的哲学启迪，是迹遍布甘肃、四川、云南及陕西各地。

让植物生存的智慧启迪人们

作为中科院科学家演讲团西安分团的副团长，科普讲座也是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多次随团走进大中小学和社区，宣讲植物生存的智慧 and 植物带给人类的哲学启迪，是迹遍布甘肃、四川、云南及陕西各地。

今年4月，我的新书《草木祁谈：科学家给孩子的植物手记》正式发布，这本书主要是将植物科普知识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；将科普知识与儿童的观察实践、文学创作相结合；将植物档案、科普故事、手绘漫画、传统古诗词、植物精美图片与观察手记等多种形式相结合，用充满深情的语言和漫画，让孩子们亲近草木、了解草木、爱上草木。

这么多年，我越了解植物，就越喜爱植物。我笔下姿态万千的植物，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大家对植物的认知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生态文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，我写了《红豆杉：灾祸与福祉》《与植物恋爱》《我是你的邻居》等生态散文，相继发表在省级文学期刊《广西文学》《黄河文学》《青海湖》上。其中《与植物恋爱》将科学与文学相结合，以一位大学生的视角，讲述了将植物视为恋人，一生钟情沙漠植物研究与培育的老科学家形象，这篇文章被收录在《2021年中国生态文学年选》。

回顾三十年的科普之路，我不知道的、不能解释的植物之谜还有很多，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积累。如果说我有什么创作经验的话，那就是，在跋涉中学习，在学习中成长，并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与收获。

对于未来，我的笔墨不会仅仅停留在花草树木的科学性上，我将对生态环境持续关注，在作品中融入对社会与人性的思考，感悟植物带给人类的哲学启迪，关注植物与人的关系。

祁云枝：低眉俯首阅草木

· 人物简介 ·

祁云枝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，陕西省西安植物园研究员。已出版科学散文集《我的植物闺蜜》《低眉俯首阅草木》《植物智慧》等十余本书，其中三部专著荣获国家科技部“全国优秀科普作品”，三部专著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“向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”，有作品被翻译后在海外出版。曾获中华宝石文学奖、全国大鹏生态文学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创作大赛一等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。



一草一木皆有情。我的名字里有个“枝”字，我常常觉得我这辈子注定与草木有缘。

到今年6月，我在陕西省西安植物园（陕西省植物研究所）里工作了整整三十年，我既是草木的研究者，也是草木的记录者。

这么多年，我与植物已成为知己。植物扎根在我的心里，我扎根在植物生长的土地上，用文学和漫画的方式，探索植物生存的智慧，感受植物带给我的哲学启迪。

植物世界的神奇启发了我的创作

我从小生活在农村，我在童年里挖过野菜、挑过猪草等，那些生长在田间的草木，美丽又质朴，不知不觉间让我喜欢上了植物。

1988年，我考上了兰州大学，在生物系植物生理专业就读。上大学期间，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，提升了文学素养。记得参加学校举办的校园散文大赛赛，还获得了一等奖，这给了我不少信心，这些经历也为我工作后的科普创作奠定了基础。

199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西安植物园，一开始主要负责科普宣传工作，我们植物园收集保育了3000余种植物。面对植物世界的博大精深，我一个个观察植物，一点点了解植物，听老师讲解植物时速写植物，讲解结束后一遍遍回访植物，直至对上千种植物了然于心。我一边工作，一边像日记那样积累我认为神奇的植物素材。

印象中有一天，有一位男子花了一千元买了一对人形何首乌，来我们植物园鉴定真假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长相如此奇特的何首乌——酷似一对卡通版真人，有头、躯干和四肢轮廓，叶子从头顶上长出来……经过植物园的几位老师鉴定后，发现这何首乌是假的。

如此鲜活的事例，让我产生了用文字记录的愿望，我把整个事件记录下来，成了一篇科

普文章。

在植物园工作的三十年里，发生过许多与植物有关的故事，这些大大小小的故事，是我科普创作的源泉，不知不觉间我撰写了十多本关于植物的故事。

2002年，也是我工作的第一个十年，中国科协首次面向社会征集优秀科普图书，我人生第一部科普著作《趣味植物王国》入选。2005年，该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“向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”。

在植物的世界里探索，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植物在生存繁衍过程中的智慧。2014年我以文学的手法写了科学散文集《枝言草语》，国家科技部优秀科普作品的获奖词是这样描述的：这本书里，有科学严谨的科普知识，同时也融入了作者从生活角度对人生、对生命的思考，借助花草来阐释人生。

植物是自然界最朴素又最易被忽略的“哲人”，像白玉兰是纯真无瑕的挚友，无花果是默默奉献的谦谦君子等。植物的这些生态习性会给我很多的感悟，我后来创作了《植物哲学》这本书，在写作和查阅文献的过程中，我逐渐了解了植物的生存智慧、形形色色，叹为观止。

把这些植物生存繁衍的智慧集结起来，又有了《植物智慧》，人类的好多发明创造，也都源于植物对于人类的启迪。譬如鲁班造锯的灵感源于茅草，降落伞的发明受蒲公英的启发，尼龙搭扣的发明来自苍耳，螺旋桨的发明来自槭树种子等。

植物巧妙的生存智慧、植物生存的哲学以及巧夺天工的美感，不断启发着我的创作。在创作中，我喜欢捕捉植物在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呈现出的柔软与坚硬、平和与挣扎、无奈与向往，蒲公英的随遇而安，白杨树追赶头顶的一米阳光，野燕麦懂得适者生存，柚子树会把过去抛在脑后适应现在等。